

# 老连队

■徐贵祥

##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一级战备动员大会由上而下,我们营在九连饭堂举行,营教导员曾忠富主持,军里来的文化处处长雷河清讲话,营长谢必绪表态。谢营长个子不高,嗓门却很洪亮,我至今记得他的话: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在战场上,狭路相逢勇者胜。

我们三营有3个连队,在炮兵团的编制序列里分别为七连、八连、九连。为什么会选择在我们连队召开全营的动员大会?这个问题在当时没有人在意。几十年后,我在意了。回忆那大会的盛况,眼前多次出现那片冬天的阳光和饭堂瓦檐下悬挂的冰凌。我突然有点明白了,因为刚刚担任营长的谢必绪是我们连的老连长,刚刚担任副营长的杨世康也是我们连的老连长。大幅度地调整干部,证实了要打仗的传说,而把全营动员大会放在九连召开,预示在即将参加的战斗中,我们连会首当其冲。我不知道这个分析是否正确。

我们连队在营区的西北角,营区外面有一条小河,河上有一座小桥通向西边的机场,原是某海军学校的营区。学校已经撤销了,剩下个留守处,给我们开辟了一块空地作为训练场。新兵下连时,我被分到了无线班。出征之前,连续好几天,班长陈仁进和老兵冯晔林带着我,背着709型无线电台,到机场进行应急训练,练习操作兵器、传输口令、背密码。常常是在操课结束之前,我们一起眺望,目光掠过几公里外的纱厂、钢厂和更远处的山脊,投向天穹。班长说,太行山往西是秦岭,秦岭往西是昆仑山。那时候我没有看见昆仑山,但是那个意境成为我长久的记忆——那沉沉下坠的夕阳就像一只巨桶,将金色的余晖泼洒下来,淋在我们的身上,氤氲在我们的眼前。

远山在呼唤,从我的新兵生涯到我的创作路上。

应急训练不到一个月,过完春节我们就乘军列呼啸南下,一头扎进战地。我们连队果然一马当先。最重要的一

场战斗,改间瞄为直瞄,把炮推到了步兵前沿火力点,俗称“大炮上刺刀”。我亲眼看见人高马大的连长李成忠站在一门展开的火炮边上,从浓雾中捕捉目标;瞄准出身的指导员赵蜀川,亲自瞄准射击。赵指导员打兴奋了,把军装一扔,随着他前腿弓后腿蹬,跳来跳去的身躯,鸭蛋青色的衬衣在火光和浓烟中旗帜一般飘扬。

那时候我在哪里呢?因为近战,无须电台,我被指定给杨副营长当传令兵。营长谢必绪在营指挥所,电台里不断传来他那洪亮的嗓音。听得出来,营长很有经验,从容不迫。杨副营长在我们连队靠前指挥,始终保持同营长通话,然后由我徒步传达。我在流弹的缝隙里奔跑,在负伤的和没有负伤的战友中间声嘶力竭地呼喊,传达杨副营长的命令,指挥各炮调整阵地,构筑简易工事,迅速投入战斗。

我去向连长和指导员传达杨副营长的命令,让他们注意隐蔽。指导员这才从炮位上直起腰来,穿上军装。他嫌手枪碍事,把枪扔了过来,对我喊了一声:接着,以后就由你来给我背手枪。指导员穿好上衣,笑眯眯地说,跟同志们讲,不要慌张,沉住气打,我和连长就在你们的前面。

当时顾不上多想,后来写作时,我常常会想到“风度”这个词。什么叫风度?从连长和指导员的身上,从连队那些战斗英雄、战斗功臣的身上,我看到了风度。他们的风度,也是连队的风度。我在这个连队生活了6年,从无线班战士到炮班班长、排长,我的老连队已经在我的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

指导员赵蜀川是我们营的“三期元老”,曾经陪伴过谢必绪、杨世康和李成忠三任连长,打完仗后荣立二等功,直接提升为营教导员。在我的印象中,指导员永远都是笑眯眯的,讲话不紧不慢,却又洋溢着自信。参战之前,他发现我的请战书和遗嘱写得不错;从前线归建之后,他发现我黑板报办得不错。在我屡遭退稿、严重缺乏自信的时候,他仍然鼓励我不要放弃。在他的支持下,连队为我提供差旅费、生活补贴,让我参加创作活动。他曾经说过一句让我终身受益的

话,“我说对了吧,我就知道你行”。从我发表第一篇作品,到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他一直这么说。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过这样一段话,“指导员是怎么知道我行的呢,也许,最初这就是一句安慰鼓励的话。但是说多了,他对这句话越来越自信了,我对这句话也越来越自信了。到了最后,我虽然没有大的作为,也……还算行吧。”

指导员英年早逝,他的孩子把他的三本日记寄给了我,让我得知那场战斗中的很多细节,也看到了那个年代一个优秀军人的光荣与梦想。我把那三本日记放在写字台对面的书柜里,每当我读书写作需要小憩的时候,抬起头来,就能看到右前方那三本沧桑斑驳的日记。此刻,我又看见了它们。

30多年后,我到四川参加抗震救灾,专程到绵阳看望老营长谢必绪。我说,营长你此前打过仗吗?我看看你在前线指挥若定,一副很有经验的样子。

营长一愣说,我哪里打过仗啊,那是故作镇静。我是营长,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我都不能露怯啊。

我问,刚开始老是让我们连队打硬仗,为什么?

营长笑笑说,你不知道啊,咱们营三个连,那两个连长,一个跟我同年兵,还有一个资格比我老,我指挥他们有心理障碍。但是九连,那是我一手带出来的,我了解九连,指挥起来熟门熟路。

我说,要不是我命大,恐怕就在你的指挥下“光荣”了。

老营长收敛笑容说,是啊,我们后来也觉得,把九连用得太狠了。不过,九连被授予“英雄炮兵连”称号,你本人在全国新兵中第一个立功。你出身在这样一个连队,别人怎么能比?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把我的“出身”同我的连队联系起来。前些日子,跟一位作家聊起这件事情。他说,老营长说得对,你确实“出身”好。别人可能会记得当兵时的艰苦和苍凉,但是你记住了新兵宿舍的炉火,记住了老兵们查铺查哨时轻手轻脚的动作,记住了训练场上眺望远方的场景……也许从那个时候起,你的视野就不一样了。

是的,我庆幸我出身在这个连队。在20世纪80年代末,我在原解放

##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车轮碾着积雪和坚冰,拐过一道道回头弯,沿着峭壁上的羊肠小道盘旋而下。汽车挂在悬崖上,我们撬下车窗向外张望,山下九曲回肠的盘山路伸向一片河谷,对面也是一座大山。我们几乎贴山而行,头顶斜卧着的巨石,仿佛张开大口的巨蟒,随时准备吞没整条狭窄的砂石路。

就在这群山环抱、流水潺潺的河谷里,驻扎着什布奇边防连。抵达连队时,已是傍晚。这里的天空只在群山交错中露出一小块来,夕阳斜挂在山尖,慢慢沉落到山那边去。

“什布奇”,在藏语中意为太阳最后落下的地方。我们一路上风尘仆仆,就是为了到达这个“落日余晖最后洒下的地方”。在这片谷地,太阳终于沉沉地睡去,远处的雪山巍峨静谧,天边已渐渐涌上厚厚的阴云,预示着漫长封山期的到来。

但漫长的封山期并不意味着荒凉,我们在这里见证了一个冬日的奇迹。

翌日清晨,山风在河谷里回荡,我们沿着青石小径步入一个园子。几株苍白的海棠伸展着枝条迎风颀首,高大的白杨在一旁矗立。我的眼前出现了一面土黄色的画墙,上面一排红字“雪域边塞生态园”十分惹眼。画墙上白云飘浮,底下绿草茵茵。难道雪域高原上真能孕育出一片生态园吗?

我们径直走进去,一片绿色的天地展现开来,原来这是一个配有锅炉供暖的保温大棚。绿油油的百香果藤蔓郁郁葱葱地爬满了半个大棚穹顶,脚下是一条水泥小径,两侧的菜地间或插着龙眼、桃树的幼苗,几棵绿油油的芭蕉树伸展其间,数棵矮壮的橘子树沿着大棚边沿栽种,再往前走还有战士们支起来的葡萄架。低矮的篱笆分隔出的几片菜地里,油麦菜、莴菜、香菜的幼芽已经钻出了头。

在连里负责种植的班长魏建兵介绍说:“再有半月到一个月,又一茬小菜就可以端上战士的餐桌了。除了这些,在其他棚里,我们正在为西瓜、甜瓜、圣女果育苗,天气暖和了就可以移植到这里。这些种子都是战士们从各自家乡带来的。”

魏班长随后给我们讲述起那些年道路不畅、大雪封山时的故事。那时候,战士们碗里几个月看不见绿色。一年过年会餐,看着吃完饭意犹未尽的战士,指导员拿出了珍藏已久的最后一个西瓜。柚子般大小的西瓜迅速被切成几十小块,切最后一刀时,炊事班长愣住了。他望着门外风雪中站岗的哨兵,默默地放下了手里的菜刀。指导员也看懂了,不动声色地放下西瓜就往门外走,去替哨兵站岗。炊事班长不忍再继续切下去,把那块比云片糕还薄的西瓜留在餐桌上。第二天早上,那块西瓜还原封不动地摆在那儿。原来,那个战士回来后,听说指导员和炊事班长都没吃,就一口也没动。

关于前些年封山的生活,什布奇边防连的老兵们都有刻骨铭心的体会。现在虽然路修得比以前好了,而且县里有专人负责道路保通,但连队囤冬菜的传统一直没变,也传下来不少囤菜的绝招。

# 高原奇迹

■郑茂琦

他们在田里挖了许多口菜窖,角上露个口子,里面白菜、萝卜、紫甘蓝、莲花白、土豆塞得满满的。山药、大葱则直接埋进土里,现吃现挖,就像新长出来的一样。

除此之外,连队还有了蔬菜保温大棚。我们跟着魏班长走进另一个大棚里,几垄搭上架的西红柿已经挂果,青里泛红。“炊事班来人看了很多次,早把它们写进下一周的菜谱上。”魏班长边给西红柿打秧子边说道:“西红柿种完后,可以倒茬种秋葵、辣椒、豆角。前几天刚收了几垄辣椒送到炊事班。”这时,棚内几个战士正在前面翻土,一个战士背着水桶跟在后面为菜地洒水。

出了大棚,再往生态园里走,是一片苹果园。刻着“健康生活 快乐守防”的青石立在两侧,中间一条长廊通向生态园深处,廊柱上刻满了边塞诗词。长廊尽头为一座凉亭,嵌在池塘中央,上书“吟风亭”。汨汨的流水从山下引入小池塘,清澈的池水里,数十条鱼聚游其中,颇有几分雅致。

从园子里出来,不多远就听见鸡鸭鹅叫成一片,它们在扎着篱笆的禽舍里嬉戏觅食,好不热闹。再往前,又听到“咩咩”的叫声,几十头山羊挤挤挨挨圈在羊圈里。羊圈旁是牛棚,几头牦牛、黄牛悠闲地在里面踱步,不时低头进食。指导员王宝康说,连队里有不少藏族战士,他们可是放牧的高手。

最后,我们还参观了连队的“植物工厂”方舱。方舱不大,只有十几平方米,却通过模拟自然光照、温度、湿度,为植物提供最适宜的生长条件。架子上一棵棵鲜嫩的绿叶菜,根系悬浮在透明的营养液中,仿佛是空气中长出来的。

临别时,我们回望这座营区,才注意到大门两侧写道:“戍国界不惧千里远,为人民甘守三季寒。”我们被战士们戍守边防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战士们的辛勤劳动把边塞的苦寒之风,化成了江南的温润和风。他们在寒冷的雪域高原上,开垦出了一片绿色田园。



## 长征

第6065期

春阳渔歌图(中国画) 毛远志作

## 兵心浪漫

■易境均

## 情感兵站

眺望,军人的诗与远方

傍晚,一场急骤的阵雨过后,远处的公路旁升起了七色的虹,使暮霭沉沉的天空变得无比夺目。

结束了一天的训练,战士们登上了返回的卡车。

在封闭的车厢里,只有一个窗口可以远眺。车辆在天穹下疾驰,远方的夜幕中坐落着一座灯火闪烁的边境小镇,缤纷的霓虹勾起无限遐想。而月光恰从窗口洒落,投下一方皎洁。

战士们的心说不清是坚毅还是柔软。当他们抓住山石看向目标,眼神坚硬得就像石头一样。站在队伍里,如同钢板的一角,展露出锋利强硬的气质。然而,有时候一阵山风、一纸信笺、一句祝福,就会像撩拨清晨的叶子一样,撩了他们眼眶中的泪珠。

正因为见过广袤的戈壁、苍莽的草滩和浩瀚的雪原群山,他们才深深懂得,日月星辰或灿烂或朦胧的光辉,有着比华灯霓虹更吸引人的魅力。

古人吟月。可你知道在荒野的夜色中,正在执行任务的战士们有多爱月亮吗?那年在某地执行任务,临近黄昏,我们乘坐的运输车不幸陷在沙地中,七八个人坐在路边等待着救援。天色渐暗,四周开始变得寂静陌生,我们的心情也逐渐沉



## 不灭的光芒

■王 山

北纬16度50分  
东经112度20分  
数字简单  
音符奇特 壮美  
岛上有一条路叫北京路  
这条路通向北京  
每个人都坚信不疑  
三角梅 龙船花 中国结  
成串辉映着夜空  
温暖着  
一个个行走的身影  
感动着

距北京2680公里的我  
餐桌上的筷子  
士兵般  
排列得整整齐齐  
永兴岛 我在

岛很小  
脚步丈量出的面积  
很大  
我的五星红旗  
在平均海拔5米的簇拥中  
飘扬出骄傲的高度

南海的夜空  
阔大 干净 从容  
我在海的这一边  
你在海的那一边  
你在闪亮的远方  
我在远方的远方  
你我互为  
亲切的远方  
一片晴空万里的蔚蓝  
连接  
从此知道  
远方可以比家更接近  
最远的星也是最近的星

熟悉得如此神奇  
思念 气息 心跳  
夜晚 我们依然  
彼此看见

珊瑚摇曳  
海岛生长  
每一束细小的根  
都很有耐心  
静静埋进  
身体与血液的疆土  
有一种亮色名为西沙黑  
有一种笑容可以永不沉没  
冬季里  
大叶榄仁没有掉下的叶子  
化作红花怒放  
你我风中的呼唤与心愿  
在岛的四周起起伏伏

莲子草 鸡蛋花 烟火树  
西沙 中沙 南沙  
变叶珊瑚花  
永兴 赵述 金银  
白花菜 安石榴 兰花草  
金钗石斛 黄岩 太平  
抗风桐 银花苧 柏树

甘泉 七连岛 朱槿 洋金凤  
玲甲花 黄楠树 中业 诸碧  
有多少美丽的花与树  
就有多少  
星星般分布的岛屿  
还有更多的无名氏  
更多更多 无名的清澈  
波涛与涌动  
祖辈相传 世代相伴

海上的花和树相亲相爱  
我们是祖先留下的种子  
是花和树世代流传的种子  
是海上星辰的光亮  
是鱼 是帆  
是闪电  
是鸟和平的翅膀  
海上的花树  
盛放着热烈与浪漫  
海上的星辰涌动着淡然与圣洁  
有一种折断  
因为 不会弯曲

祖国是一种不灭的光芒  
细雨中的缠绵  
台风中的坚强